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八七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七

柳宗元子厚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獻平淮夷雅表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

沉曰中興之中漢書注衆音謂理當興也杜少陵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可証無平聲讀者

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即燕民避太宗諱也
奕丞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
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
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
位以來楊惠琳平夏州夷劉闢取江東定河北李錡今又發自天
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
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
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
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者其武於激於
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其毒於醒狂奔叫
呶以干大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
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
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
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平叶度拜稽首出次於
東天子餞之壘竦是崇鼎臚俎載五獻百籩凡百卿
士班以周旋既涉於滄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
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
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

焯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郾。彼昏卒狂。
 裒兒鞠頤。鋒蝟斧蟻。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
 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
篇在也 舖。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虞。載闢
 載後。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
 如林。曾是謹誥。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
 之成國。昨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
 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
 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方城命愬。宇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方城

臨臨士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
 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
 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
 思子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驪。
 長戟酋矛。祭其綏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
祐而用之也 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
 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
 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
 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莪。是震是拔。大殲厥家。
 狡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

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
 瀟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
 蔡初胡顛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
 既舒皇曰咨懋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
 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
 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得惠
 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叶

穆伯長云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
 誦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予仁等語其於古者勝
 殷遏劉止戈為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

此評允當但韓歸
 美朝廷而柳專頌
 裴李詞雖鏗鏘終
 輸韓一著

采而錄之以續正雅決矣
 韓碑古而質原本典謨柳雅清而健原本周雅要
 其歸美朝廷頌揚皇仁俱得仁武不殺之義後追
 念西平又補韓碑所未及

文終大明覽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總見旌與誅無並行之理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理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離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見宜誅不宜旌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事見定公四年。復讎不除。害謂仍許其復讎。則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沈曰。吳入郢伍子胥復父讎事。

元慶能不越於禮。不死於未側在不宜誅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及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理無兩是。旌與誅。判是非以行賞罰也。天下有是非賞罰並行之理哉。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宜旌不宜誅。明矣。前半論平旨側。後見元慶非敵讎王法之人。論懸日月。可以不朽。

桐葉封弟辯事載史記及劉向說苑

鏡刻斬絕四字可
以評此文

沈曰天子無戲言
本史佚語周公入
賀見劉向說苑

已自己也當連下
句讀

柳州此等處見其
膽識豈庸儒所及
是柳所以與韓爭
雄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以得中為歸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快語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一結極高三蘇史
論稿中所無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老子其政是直小丈夫
察察其民缺缺謂小也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一層進二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奇崛纏繞如古藤
纏老松是法吏舞
文巧試手段蓋從
韓非子悟入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畀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室。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

連下而字所謂繳
繞文勢

誠畏之矣。一句銷
然金石聲。不得此
一頓挫。一段纏繞
語勢亦覺可厭也。
得以相得以殺。二
以字法律中。以准
皆各之類。是字眼
也。
誤之者晉文公也
一句如斷鍊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人。以力則
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
子止趙盾之義。

文極謹嚴。森然法戒。前人謂借晉文之失。以諷當
時宦者之禍。按時勢誠有之。唐不以此鑑。後甘露

白馬之變所以迭興也

捕蛇者說

結體古雅鍊句蒼老
輓近劉伯溫賣柑者說類視此何啻僞面目

汪然出涕句使人欲哭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跛。癘。去死肌。殺三蟲。三。尸。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中上}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嗷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罍而

一篇色彩在此數語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儲同人云。余按唐賦法。本輕於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為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况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而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富歛之毒。反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悍吏之來。吾鄉一段。後東

坡亦嘗以虎狼比之。有察吏安民之責者所宜時究心也。

觀八駿圖說

此等在柳文真竹頭木屑耳何必取之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斗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乎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

負取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駟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單○收○圖○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雙○收○馬○與○聖○人○只堯舜與人同意借駿圖說入聖人剥去異說獨

標正論筆力矯然

箕子碑

沈曰三峯如削先用總提

三柱文氣微覺晦忽於乎以下波瀾別湧出未曾有議論遂爾不朽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沈曰於三柱外另發一意窺見宗臣心事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整潔峻削近東漢人開天明道者為聖人箕子闡洪範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切於布帛菽粟固聖人也乃因亡國之臣而忽之又其時周家父子兄弟聖人聚於一堂故自古及今無以聖人目箕子者以柳子之特識而祇稱曰大人然則聖人殆有幸不幸耶愚作箕子論暢言之識其大略於此

正心之旗堂堂之陣如諸葛武侯始出祈山時韓文公恐甘受巾幗

發端至此數行起落頓折九轉而下筆力尤高

封建論

發端便奇傑。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

沈曰以上原封建所由始見勢不得不然

篇中扼要三處同語柳每每用此法蓋自荀卿來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沈曰以下實指封建廢置之得失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速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

周八百年秦二世而亡古來孰套柳乃云周之喪久矣又見其膽識

秦漢唐利害各以
一語斷之識力筆
力並高千古非此
安得與昌黎對壘

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原郡縣之所由始見有不得不變之勢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
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後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
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
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入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以上專言天下叛
服之由以下設問
答言施化難易周
秦得失亦以一語
斷定至漢爭尤詳
悉其實詳周秦得
失借漢事形之也
故至唐事數句說
過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無叛郡無叛州州縣之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儲云前排四代示利害之門此設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論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又一小段包括八代作波瀾

借或者口中鈞出
聖王也三字趁勢
歸到非聖人之意
也主意文心尤巧
妙

議論風生快絕雄
絕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
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

遮莫寒溪千萬折
到頭大海蹴天濤
此文篇法也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儲同人云。第一段原封建由起。在生人之初。非聖
人之得已。第二段援周秦漢唐已然之利害。以明
之。已下辨駁他說。洗發已意。第一辨極言封建有

宋人評此文間架
宏潤辯論雄俊較
為得之峭拔二字
不足盡之
昌黎作柳碑文曰
踔厲風發又曰峻
傑廣悍議論證按
今古出入經史豈
謂此等文乎

害於民而郡縣不然。仍引周秦漢事帶說本朝。與前第二段相照。第二辯破庸人之見。至第三辯而論愈奇。文愈肆。已心亦極盡無餘矣。湯武非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乍聽大足駭人。說來却有至理。賢不肖云云。蓋理之不可易者。亦一篇精神歸宿處也。後學熟讀深思。最長識見筆力。郡縣既設以後。自有不能封建之勢。於此而欲復成周之制。雖聖人不能一朝安也。然謂三代聖人不得已而封建。是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情說壞矣。蓋謂非聖人不能行封建。則可謂封建本聖人

之不得已。則不可。特其筆力峭拔。可以雄視一切。目無前人。

此等文宋人所不能文選爛秀才半之時金韓柳公掃空八代其采色絢爛處仍自彼中得来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虜俗剽嗜為寇亂皇
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
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驚
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
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
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
血而上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
出於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
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

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囂諭引劫脅蟻潰
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
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鬻鼓一振元戎啓行
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
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途衰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
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介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
混并羗鬻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
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

乃與同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東器備攸積糗糧是蓄
 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明貔貅
 陳為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
 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
 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大慙囚戮戎夏咸歡
 帝圖厥功惟良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
 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擒劉闢者高崇文而峙糗糧守險要者嚴礪也礪
 用明叙崇文暗叙鏗鎬炳耀上追漢人

寄許京兆孟容書

大抵以司馬子長
 答任安書為骨法
 其中句法章法直
 叙胸臆不復踏襲
 故能動人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王休叔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此非飾辭因知己之感欲相與共立功業義碑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

能言難言之事與與蕭俛書同皆足見其筆力絕世

正信義為志也然時失足不能自檢矣遇此等事正須立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難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戴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

柳諸書叙情處如起如伏如斷如續語短意長復而不厭是諸家所無柳獨擅場豈其胸中苑結欲抑又揚故成此奇文也則柳之不遇乃天所以不朽此人也抑可以瞑矣

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儲云已上自訟得罪以前緣由已下訴得罪以後衷曲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祀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欷歔惴惴恐此事便

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

三段歷叙宗祀塋墳室廬之無託真情真語千古絕調非漢非晉自成一種

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入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

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名，宣室復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洪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興哀垂德二語總
結上文其造語亦
妙

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畫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即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儲同人云：子長以無罪被刑，故言之慷慨激烈，其

辭憤子厚以有罪見謫故反覆怨艾其詞哀然人自罹於罪而自引咎者罕矣此子厚所以為賢也先述負罪之由次述得罪以後之苦次述不能如古人之始屈終伸思著書以自表見則用世之念久已斷絕惟冀宗祀有托以盡餘年他非所望也感憤嗚咽令讀者於百世下惻然起矜憫之心

與蕭翰林俛書

兩書分疏開陳處
千載下讀之足見
肝腸為之涕隕小
人不欲成人美者
猶謂其飾非文過
妄加詆訶何哉

思謙兄足下。昨初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叔之輩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真真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謫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帶魏晉人氣息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沈評大是

似自李陵答蘇武書得來而直叙實況故自然不腐

柳處患難猶能有以安之使昌黎遇之未知能如此否觀其于求太急恐却不能然

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頓挫起伏絕妙節
奏八家中未見其
比

妙喻雖東坡先生
當歛衽也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
 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收名魂魄。置土一鄗。為耕田。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儀曹得罪。為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
 顯然昭雪。祇云既遇遭時利物之君子。決不至棄
 我於一物之外。其情誠可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
 不顯言而自達之妙。

余常稱韓公諱臣
論表見千古然筆
力微弱柳論史書
跨諍臣上不啻數
等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
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
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是與諍臣問其官
曰諫議也一段同
皆一篇精采處

如回之莫若亟去
其位百忙中極此
一句通體筋節皆
動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
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
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
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
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致，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盛，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決字未誤

是諍臣豈不得為善人哉之意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致，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盛，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孫可之云。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柳州亦持此見。其攻詰處。與諍臣論相似。而韓則委曲條暢。柳則峭直峻削。各自不同。○通篇都照原書條駁。將原書對看更明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

沈曰李翱張籍明皆昌黎弟子而二人哭昌黎詩文俱呼為兄蓋耻言師也惡習累人儒者不免

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閤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

然雪與日云引
喻當如此曲折方
有味

獨欠為人師耳一
句絕妙使人拍案

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言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

與韓為師相曉為
致皆使人噴飯

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既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割而不留。

炳烺云三句道盡八代具此眼目所以能配昌黎為百代宗師

皆實語語然終不
如昌黎蒼李翔書
言之有味

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有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

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
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不有得焉。則我
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
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前論師道。猶作諧謔語。後示為文根柢。傾囊倒困
而出之。辭師之名。示師之實。在中立之自得之耳。
較昌黎論文。尤為本末俱到。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八

柳宗元子厚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送澥序 古海字

送序終翰韓一
籌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
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
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
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
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
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

沈曰吾去予三字略讀言吾逢予之去也此古人句法須善會

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澥質厚。不
諂。敦厚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
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
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
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
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
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為學植品。保世短章中。一一包舉。柳文絕調。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
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
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
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為
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
取科名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
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
相賀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
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

增言八大家文讀本 卷八

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媁媁。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遽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

柳自有與婁辭丹
藥書往復議論痛
快著實似勝此序

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吾儒異教二者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獲。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八

嘗學於儒持之不得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前寫竊取科名情態。幾如鑄鼎象物。然未免傷於刻薄。後破求長生者之惑。不啻提其耳。而警覺之也。蓋人能志聖人之道。而求之而行之。固有得壽之理。即不幸夭折。亦不得以不壽短其生平。若即以藥餌吐納為道。則人其形。而木石龜蛇其實者。何比比也。此等正論。安得令談養生者一敬聽之。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李名清。臣睦州。今嚴州。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

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憮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錡所欲除。必能守法者也。錡既以叛誅。而守法之臣。猶棄之遠方。唐之用人。尚得謂無克抑乎序簡。而能詳筆力斬斬。是冗漫者對證之藥。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忍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語。語雙。關。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前規後頌。頌不忘規。牧民者宜銘座右。

韓盤谷起手亦以兩意不了語起之。文家取態處。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以余故一向通體
著精神處

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
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寂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以愚辱溪。柳子骎辭語也。後善鑒萬類。隱言其識。
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鏘鳴金石。隱言其文。又何等
自負。寫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如此。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八

序飲

買即愚溪之印小印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鉅鉤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泚。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忭四語。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瘖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逝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謫居中尋出樂境。先序事後序意。鍊字鍊句。鍊格無一筆草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栢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乾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碧落太虛駢語未脫六朝習氣是等柳之未至者耳

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感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超超湘中。為顛顛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從六朝文出。而能脫去肥膩。風格自高。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大不如昌黎送鄭尚書南海神廟二篇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兵車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東夷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閔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

問工焉取數句不類通篇文體語氣

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偶與庠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饗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自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壘隸。

纖弱

沈曰體性之全體
節支節。獾同
埋謂埋於泥中者
互有介胃者見周
禮。舞如七德舞
九功舞之類伎如
西涼伎龜茲伎之
類

是徵問材焉。取則際。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
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
幢牙茸。纛金節。折羽旂。旗旒。咸飾於下。鼓以鼓。晉
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
次於位。弁裳。芻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
銅鼎體節。燔炮。截炙。羽鱗。獾互之物。沈泛醜。盞之齊。
均飲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擗擊吹鼓之音。飛
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
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
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

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也。
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
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刻於
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
刻於茲石。

陳卧子云。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嚴嚴。觀
者竦視。

與昌黎送鄭尚書之南海及南海神廟碑。一種筆
墨。無一句一字。不捶鍊刻琢而成者也。鋪陳始終。
折以法度。極有典有則之文。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勝饗軍堂記然使
昌黎為之更有佳
處

御史大夫嚴公名礪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
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
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
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

沈曰極寫山行運
糧之苦。方形出興
水利之有功。若平
叙開江易。踏直頭
布袋之弊

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
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
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
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
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
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
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
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是等應請不得不
書條件耳然覺碎
雜

地之謂行所無事高下以殺湍悍其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極形水行之樂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有千里江陵一日還光景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路每用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贖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以成

興功云云賴有是
句耳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府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與饗軍堂記一副筆墨皆鐫削煨煉而成者追撫

漢人幾欲部婁燕許。

四門助教廳壁記

漢儒說經陳腐如此而唐人又取之所謂陳陳相因不可食者於是知昌黎過人也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真位彌簡。其官

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只項上句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榘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不。止。以。文。為。長。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

頗而。荒。經。緯。輕。學。官。此。作。者。之。微。辭。也。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微。辭。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功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見由夫三子者始。

博士助教之官。於道則尊。於職則散。沿至後代。比於籛羊之供矣。文中先言章志興教之重。後言王化既成。無須教導。一時有文譽者。耻為其官。何學校之衰也。至相繼得三文士。京師異之。則人文之

不振可知矣。無限感慨。以回護出之。令讀者隱然
遇之言外。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
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言克順。既底於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
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
而專世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
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

二語大有關係

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
教。孝。弟。則。不。孝。弟。者。當。斥。
 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
 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
 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
 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
 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髻。童。之。罵。公。實。智。
 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
 昏。俾。我。斯。馨。千。歲。之。寘。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
 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

推開一步纔能成文

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
 斥。不。孝。弟。者。以。重。倫。立。教。議。論。正。大。然。讀。王。陽。明。
 象。祠。記。文。謂。瞽。瞍。底。豫。以。後。象。亦。化。為。悌。弟。見。祠。
 之。不。必。毀。其。立。意。亦。未。嘗。不。正。大。也。作。文。故。須。獨。
 出。手。眼。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致。插入歌謠文乃有。

似昌黎獲麟解而事實文核。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撇。開。祥。何祥之為。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為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以政不以怪。一語可以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知合浦珠還。亦此意也。行文譎矣。而一歸於正。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洵源令。會零陵政。虐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昏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

清風翠烟二語釋
弱此文大疵也沈
評乃專稱之不可
解也

名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睦尚焉。先叙其治次及觀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巖峰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曰。吾志也。遂刻之。

學問有藏修游息為政亦然。蠲其煩囂。養其靈明。與屢省乃成。固並行不悖也。中間風生翠留。魚鳥自得。披讀一過。令人神往其間。

起慶古峭恨後幅不稱之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坳。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今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榭栭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温風不燥。清風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馬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遷。茲邱之巔。與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初後君子。

曠如奧如。必宜相兼。若以邃為病。未免偏於一而闕其一矣。前平後側。句雕字鏤。情文並至。

起手學莊子法
馬蹄諸篇起法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嶮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蠲之澗。如旣焚既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造語與東邱三亭自別有老與樾之分此作文者之不可不知者

學此等處易墮俗套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負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結法斬然勝諸篇結處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起手陡然而來倚天拔地後段推到政治上為刺史作記自應有此一番議論非諛之乃規之也中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
 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蘓公凌虛臺記寫
 景處似自此得來
 然清雄峻潔則過
 此矣

日出扶桑等語昌
 黎未嘗肯言是柳
 所以遜于韓

是厚貨居此。移於閒壤。伐惡木。剝奧草。前指後畫。心
 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
 東隘。聯嵐含輝。施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
 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
 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
 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溪。出風榭
 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遂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闕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齊梁漢京合為一手。

韓作柳碑銘曰。益務記覽。作詞章為

深博無涯。淡而自放。山水間。山水與柳文相發。而柳文中。狀山水者。最獨出古今。不知其所源。由蓋獨造。創獲也。上山誤。沈曰。丹碧之上本有如字。虞伯生曰。丹碧華葉皆實景。著如字不得。今從之。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郴州治七十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上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儼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沈沈無聲鏘然山
舒水緩等皆筆有
化工

此文起處未免襲
史記至後十記則
飄然神來不見所
由矣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
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
大如鷓。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
平。遠。緩有土田。始黃神為入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
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
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逼。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
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即兩山。壙。立。處。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遊黃溪。不過十餘里。却寫得如千巖萬壑。幽峭深
邃。平遠無境。不備手有化工。不同畫筆。

增訂八家文讀本

卷八

三十五

